遗失的地老天荒

　　我坚信我会和沐梓重新遇见，重新相识。在地下铁，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在她画展举行的某个城市……

　　一开始，我以为她是一个流浪文青。每天，她都坐在地铁站大厅的同一个地方，表情认真地看着来往的行人，带着些许的迷惘。

　　渐渐地，开始注意看她。二十岁上下，明亮的眼睛，小巧的鼻，五官清丽。柔软的长发大部分时间披在肩上，有时也挽成一朵花。只是，嘴唇总是没有血色，让人不由得揣测她是藏在地下的幽灵。有时候，我很佩服她的勇敢，比我勇敢。起码，我还要为了一日三餐在自己不喜欢的公司混日子，不敢做丝毫的游离。

　　那天周末，公司安排聚餐并包房唱K，我对这些一向没兴趣，早早找个理由离开。在街上闲逛一晚，乘搭最后一班地铁回家，到了终点站已是晚上十点多。列车下来的人寥寥无几，大厅一片静谧。

　　她居然还在，坐在那里，全身被乳白色的光笼罩。我终于抵挡不了内心的好奇，走到她面前。她马上站起身，警觉地看着我。我有些尴尬地对她笑，我不是坏人，我只是好奇，你为什么每天都在这里。她似乎松了一口气，唇角枯涩地翘了一下。我只是在看人的表情。看表情？我诧异。是的。我在画一本画集，画集的主人公是一个人，需要很多表情，所以我在这里观察。

　　我有些吃惊，没想到得来的是这样的答案。其实我在这里的收获不大。她似乎没意识到我的异样，继续说，我看到的所有人都是一般模样，脚步匆促，神情淡漠。说完，幽幽地叹了一口气。我想，她一定来城市不久，否则，怎么会不习惯城市的表情。城市里，人早被喧嚣和浮躁淹没，哪里有心思去随心所欲地释放自己的喜怒哀乐？这次，我知道了她的名字。她说，她叫沐梓。

　　遗失的地老天荒青岩又穿着一件崭新的皮夹克在镜子前转来转去，不时靠近镜子捋捋新剪的刘海。他一定又要和女友去约会了。和他住一起的这么长时间，他平均每三个月换一个女朋友。他和我，终究是不一样的人，他在这座城市活得很好。

　　我对他说起沐梓，他“哦”了一声，然后回头，对我诡谲地笑，你小子是不是动心啦？我哑然失笑。说实话，对沐梓，是有一点儿好感的。我喜欢这种单纯的女子，对这个世界抱着一种来自本能的天真和好奇，又对城市的声色犬马、聒噪喧嚣持有戒心。

　　再见到沐梓，我看到了她的画。画在素描本上，用彩色的铅笔。一页一页翻过去，画的都是同一个人。一个面容清秀的少年，大多数是翘着一边嘴角，笑容痞气而桀骜。这就是你画集里的男主角？我问她。

　　是的。她点点头，可是我只画出了一种表情，别的表情，还没找到适合他的。我把素描本合上，跟她开玩笑，人的表情不都是一样的么，喜怒哀乐，不过是脸上若干肌肉的组合排列。沐梓认真地摇头，眼睛里有异样的光芒一闪而过。不对，我的石头不一样。石头？没想到这个帅气的少年有这样难听的名字。她听了咯咯地笑，露出两颗白牙，说，是呀，他的名字是不好听。不过，他是独一无二的。

　　这次，沐梓似乎很兴奋，说了很多话，说关于石头的画集半年后就要出版了，还说出版社对她的作品很满意。我第一次见到她笑得眯成一条缝的眼睛，这是这个城市少有的表情。

　　这是青岩第一次带女孩回家。之前他从不会这样，所有的风流都被他扔在外面，和生活泾渭分明。地上的衣裙鞋袜，从客厅进门开始，一直延伸到他紧闭的房门。我的心里忽然就积满了莫名其妙的愤懑。想用手砸房门，想了想，还是把手放下来。

　　进了自己的房间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海里总是想着隔壁的一男一女。青岩和她，相识了多久呢。也许，时间并不是问题，正如我和沐梓相识不过一个月，却已深刻于心。只是，青岩一向滥情，定是和以前一样的露水情缘吧。

　　上了两个小时的网，终于听见敲门声。青岩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去外面吃饭。开门，见到他用胳膊搂着一个女孩的肩膀，那女孩长得苹果似的小圆脸，带着小小的单纯和可爱。青岩看她的表情也与以往不同，洋溢着幸福和满足。他说她叫心凌。

　　我想青岩这次是真的动心了。识相地谢绝了他们的邀请，我继续呆在家里，吃了泡面，百无聊赖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。电话响了，是沐梓的，言语有些忐忑，要邀请我去她那里看她的画。听我不作声，又怯怯地为她的唐突道歉。

　　其实，迟疑是因为兴奋，我连忙抑制住心里的兴奋说了好，然后忙不迭地出了门。是在市郊的一幢破旧的小洋楼，楼体爬满了苔藓，在夕阳的余辉里泛着暖光。按她说的地址上了三楼，她已经倚在门框上等我。

　　如我所想，沐梓一个人住。只是一间单房，除了床和一些必备的物品，就是靠在墙上的很多油画，都是那个叫石头的少年。或撇嘴，或皱眉，或开怀地笑。我在油画面前一幅一幅地走过去，那个叫石头的少年似乎和她素描本上的有了一点不同，那表情似曾相识。

　　正要问她，她却挽住了我的胳膊说谢谢，她的动作不带一点暧昧，是真的对我深怀感激。我的笑容僵在脸上，终于用手拍了拍她的手，说要说谢谢的是我，是你让我知道我还没有被这个城市湮没。

　　青岩和那个叫心凌的女子在一起很久了，这次完全没有分手的迹象。我想，这一次，他是真的爱了。不久，青岩说要和心凌搬到城市南端的一个小区，我有些伤感，却是真的替他高兴。只是，在他和心凌亲昵地坐上计程车的尾座，青岩高兴地关上车门的那一刻，我的心里还是晃过一丝惶恐。直到计程车在车水马龙里消失成一个小点，才微微舒了一口气。

　　独自回到家，我躺在床上，等心跳恢复正常。我给沐梓打了电话，我说沐梓，我想找你。沐梓在那边静默了一下，说了好。

　　这次见沐梓不是在她的家，是在游乐场的摩天轮下面。她一直抬着头看着摩天轮，以至于我走到她的身后，她也没有反应过来。沐梓穿了干净素雅的棉布裙子，长发海藻一样披在肩上，像单纯的孩子。

我试探着拍了她的肩，她似乎吓了一下，见了我，微微一笑，问，过几天的话，摩天轮会转吧。我看着旁边立着的那个“机器故障抢修中”的牌子，说，也许吧。离开前，沐梓用手掌盖着眼睛，抬头认真地凝视了一下那些停在空中的空空的坐舱，期盼地点了一下头，说，我想让石头坐在上面，笑容清澈地朝下面招手。

那天，我带沐梓玩遍了除摩天轮以外的所有设施，沐梓很开心。但我终究没能说出那三个字。我对自己说，是因为我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向她表白，而不是因为我有些害怕，害怕说出来了，就意味着将要失去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我为自己的表白准备了很多，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，都被我一一否决。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人，何况，在我爱的人面前。

　　最终，我带了很多的照片，从小时到现在，各种各样的表情。我想为沐梓的画集提供更多的素材。我选了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，带着我的礼物到了沐梓的住处。在沐梓的门前犹豫良久，手指终于落在那面老旧的带着精美雕花的门板上，然而，门久久不开。我的心里浮起不祥的预感，把门砸开，我见到了倒在地上的沐梓，她的手里还拿着画笔，颜料撒在尚未完成的一幅油画上。那幅画里，石头正得意地把脑袋从摩天轮的坐舱里伸出来，未完成的笑容也是灿烂如葵花。

　　沐梓醒来是在第二天的上午，那时太阳刚刚升起。看见病床旁边的我，她皱皱眉，身体警觉地朝墙壁靠了靠，眼睛里有瞬间的惶惶然。过了一会儿，紧蹙的眉头才舒展开来，朝我虚弱地笑，说吓着你了吧。

　　我摇头，并安慰她。医生说了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脑肿瘤，可以做手术切除。可是，会影响记忆力。也许，我很快就不记得你了。她笑着说，但并未表现出太多的担心，更多的只是遗憾。我把她的手放在手心，心里的疼开始蔓延，眼泪开始往外涌。我转过身，不让沐梓看见我的眼泪。半个小时后，沐梓吵着要吃苹果，我去买了后回来，她就不见了。医生说她坚持要出院，去找另一家医院做手术，可是不愿意说出那家医院的名字。我愣在原地，哭不出声音。

　　事实上，从见到她的素描本开始，我就知道她的真名并不叫沐梓，沐梓只是她的小名。她的画集，画的都是同一个人，那就是青岩，小的时候，他的小名就叫石头。我相信，她一定是青岩的青梅竹马吧，他和她相约过未来，相约一起去坐摩天轮，一起乘搭地铁在城市的地底下游玩。直到青岩独自一人到了这座城市，在城市里的声色犬马里迷失，终于回不去。而沐梓，在等不到青岩又发现自己生了脑肿瘤后，便到了这座城市找青岩，她一遍一遍地画石头，不过是想让自己不要那么快把青岩忘记。

　　而青岩，是依然深爱着沐梓的吧。心凌，和沐梓那么相像。他只是不自知。我想，在沐梓和青岩之间，我是一个道德低下的第三者，虽然严格来讲不是。但我没有告诉青岩沐梓的到来，完成沐梓的心愿。我爱沐梓，我不知道这值不值得原谅。

　　总有一天，沐梓也会把我忘记吧。但或许这是好事，在没有青岩的世界里，我和沐梓的爱情才可以得到圆满。我坚信我会和沐梓重新遇见，重新相识。在地下铁，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在她画展举行的某个城市……因为，她画布上的那些表情，一定都是我的。她一定记得，我曾经为了她，真实地欢笑，担忧，以及红了眼眶。